

棉 衣

□ 孔伟建

传统意义上的棉衣是用棉花做的,直到现在,我依然这样认为。尽管,我早已不再穿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棉衣。

寒冬来临,我穿什么呢?不太冷的时候,穿轻薄的丝棉衣服。最冷的时节里,穿几天羽绒服。最近几年,办公室、家里都有了暖气,连羽绒服都很少穿了。

衣橱里放着两件闲置的羽绒服。去年,给了岳母一件,她要加工一件羽绒棉裤。我说,把我的羽绒服拿去,把羽绒取出作填充物吧。还说,我这件是前几年前买的,羽绒质好量大,现在恐怕难买到这么好的了。她很高兴。

二十几年前,我在曲阜读书那会儿,学校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黑布棉袄。开始是一个行乞的搞艺术的哥们儿穿的,留长发,常在校园里晃荡,看着很酷。不少同学见了,都想效仿。问他是在哪儿买的?这哥们说,是家里老娘做的。这东西,市场上根本买不着。

住在城里的同学听说后,退缩了。上哪儿弄棉花去呢?就算有棉花,老娘会做

这样的针线活吗?家在农村的伙计回家后,还真央求老娘做了一件,穿了来,在校园里招摇。我记得,有一年,学校里穿黑布棉袄的哥们还真不少,简直成了一道风景。这风景,现在想来,遥远得令人怀念。

于是,每到寒冬来临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生活,想起棉花,想起种棉生活,想起针线,想起会做针线活的母亲,还有故去的姥姥。

种棉花、收棉花,将收来的棉花加工成棉絮、纺线子,打袼褙、套棉衣,做棉鞋,哪样不是功夫?哪样不需劳动?一针一线,哪样不劳心、不费神?以前,多数家庭孩子多,为孩子们做棉衣可是件大工程。要在冬天来临之前,早做准备。拆拆洗洗,缝缝补补,都要时间啊!

我小时候穿的很多棉衣都是姥姥做的。每年秋后,母亲就把她叫到家里来,帮着做饭、套棉衣。小时,只觉得刚套好的棉袄暖和,不知感恩,等懂了的时候,姥姥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姥姥没进过校门,都把我丢弃了。

二十多年的光阴,改变了我的容颜、我的思想,连同故乡的模样。一场又一场

她很有经验,根本不用尺子量,用手比量比量,就能直接下剪子裁布。裁好布,铺棉花,铺完棉花动针线。铺棉花讲究均匀,走针线讲究针脚匀实,弄不好,会出现布棉两张皮,没法穿。

做好新棉衣,穿在身上,母亲给我扯扯衣袖、衣角,整整衣领、衣扣,还时不时地用力拍打肩头和背部,每个举动,都让我感到温馨幸福。我觉得老人做的棉衣里,有某种特殊的味道,很好闻。棉花的味道、家染棉布的味道、土地的味道、阳光的味道,说不清,道不明。我会望着刚刚做好的棉衣呆呆地出神。

我穿着这样的棉衣,跟周围小伙伴们一样,在寒冬里疯跑,在疯跑中成长,年复一年。那样的日子里,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,只知道,穿上棉衣可以暖和,可以过冬。

当我走进城市,便开始作别我的乡野生活,连同那些曾经穿过的棉衣。它们,都被我丢弃了。

二十多年的光阴,改变了我的容颜、我的思想,连同故乡的模样。一场又一场

的风,从村口进入村子,带给了村庄很多新鲜的生命,也把人一茬茬地吹老了。每次回村,总有几个老人使劲眯了眼端详我,直到我靠近他们的耳根大声地说出自己的乳名,他们才恍然大悟地“哦”一声,埋怨自己真老了、不中用了。

每个人都无法预知自己将来会在什么时候,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当姥姥几年前以九十岁高龄告别这个世界时,我已近三十岁没穿过她做的棉衣了。

现在,我穿着所谓的棉服,不觉得冷,只是觉得离土地有些远。我穿的是鸟儿的羽毛。有时我会想,我这件衣服里,究竟填充了多少只鸭的鸭绒呢?它们在被杀死的那一刻,知道这些鸭绒的用途吗?

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棉衣有人情味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首《游子吟》: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别管时空怎么变化,那渗透在一针一线之中的血脉亲情始终如一啊!

窗外,寒月不语,四周寂静,我心已悄然。

冬梅诗韵

□ 范天伟



梅花,是寒冬里的一抹亮色,也是文人墨客心中永恒的诗意。自古以来,无数诗人以笔蘸雪,将梅的风骨与精神凝练成诗句,留于纸间,化为千古绝唱。李商隐在《忆梅》中言:“定定住天涯,依依向物华。寒梅最堪恨,常作去年花。”这句诗词中的寒梅,带着一丝遗憾和无奈,在寒冬独自开放,却被视作去年残存的花朵,鲜有人注意到它的新生之美。

王十朋的《红梅》则强调了梅的独特性:“桃李莫相妒,夭姿元不同。犹余雪霜态,未肯十分红。”红梅不同于其他花卉,即使在严冬也能展现娇艳,但又保持低调,不会过分张扬。它保留着冰雪般的纯洁,却又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,恰似一位不施粉黛却依然迷人的佳人。

最后,卢钺在《雪梅·其二》中感慨道: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,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梅与雪相互衬托,共同构成了冬季最美的风景。当诗人将这一切融入作品时,梅、雪与诗歌便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,它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春天。

梅,不仅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,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情怀。它教会我们在逆境中保持乐观,在孤独中寻找自我,在平淡生活中发现美好。梅虽寒,但其心向阳,永远散发着温暖的气息。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大道朝阳

——贺“全国首条零碳高速”济菏高速公路双向八车道全线贯通运营

□ 张振江

一条大道向阳开
山川平原共徘徊
长桥快路串美景
动若风发向未来

绿色零碳云智能
风雨冰霜脚下踩
鲁西沃野双龙飞
高铁高速连成排

朝饮泉水精神爽
午喝羊汤乐开怀
时辰不过两钟头
历下雷泽绕一圈

为民惠民大思路
功在当今与千载
老区枯枝绽新蕾
万千百姓齐喝彩

注:2024年12月20日,济菏高速全线双向八车道开通,穿行4市9区县,历时3年的改扩建工程宣告结束。济菏高速是全国首条改扩建零碳高速公路,年均减碳2万多吨,全线实现“云收费”,通行效率提高约三分之一,成为山东的人员与物流进入祖国西南的大通道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。

历下,指山东省省会济南。雷泽,菏泽古称雷泽。

“花开盛世”2025中国牡丹之都牡丹文学作品大赛征稿启事

为进一步鼓励牡丹文化艺术作品创作,推出更多展示牡丹风姿、挖掘牡丹文化内涵、歌赞中国牡丹之都的优秀文学作品,特举办“花开盛世”2025中国牡丹之都牡丹文学作品大赛,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。征稿启事如下。

一、活动名称

“花开盛世”2025中国牡丹之都牡丹文学作品大赛

二、组织机构

1. 主办单位:山东省作家协会中共菏泽市委宣传部

2. 承办单位: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菏泽市作家协会

三、征集内容

面向国内外征集涵盖牡丹及其相关元素、反映菏泽亮点特色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(脚本)、报告文学作品和相关丛书,表现牡丹种植、观赏、产业、文化等全链条风貌及其从业者的良好形象,讲述牡丹与牡丹人、牡丹花与牡丹之都、牡丹花与世界的故事,彰显牡丹的独特魅力和城市文化内涵。

四、作品要求

诗歌不超过200行,旧体诗要严守格律;散文不超过5000字;小说包括短篇(不超过20000字)、中篇(不超过50000字)和长篇(字数不限);戏曲和报告文学(字数不限);系列丛书(部数不限)。所报作品纸质和电子版均可,必须为作者原创,如发现抄袭,即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
五、投稿方式

每位作者投稿作品不超过2件,只限一次获奖资格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最高奖“金牡丹奖”1个,奖金15000元,颁发证书;“银牡丹奖”10个,每个奖金5000元,颁发证书;优秀奖若干,颁发证书。获奖、入选作品另获赠大赛作品集一册。

奖金均为税后数额。

八、作品归属

本大赛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,所有获奖和入选作品主承办方均可用于宣传和出版,并不再支付报酬。

参赛投稿即被视为同意以上所有规则。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。

回眸与凝望 流淌的乡愁

——读赵思运《家里有条宋江河》有感

□ 房建武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经说过:“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,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,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。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,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,这地方是你生命的血地。”——题记

正如赵思运自己所言,这是一部寻根之书,也是一部出走之书。“寻根”和“出走”可以理解为人生坐标上的两个向度。诗集《家里有条宋江河》一共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122首诗作、70幅照片,分为三部分:《鲁地书》《父母国》《出山东》。这里面既有作者的出身史、家庭史,也有他的家乡史、成长史和学术史,林林总总,充满诗人的灵魂密码和时代密码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每当我捧读这首诗集的时候,耳边总会想起农村唱的那首《一只难忘的歌》,旋律婉转,低沉悠扬,歌里有岁月的回眸,也有深情的凝视,对于赵思运和我的同样同龄人来说,会引发内心深深的共鸣,勾起许多往事的回味。

青春的岁月

像条河

岁月的河啊/汇成歌

一支歌

一支深情的歌

赵思运是山东郓城人,宋江河是他老家的一条历史悠久的河流,是宋代京都汴梁与梁山泊之间的一条黄金水道,梁山好汉曾经多次在这里打劫官船,这就是“宋江河”名字的来历。作者在《家里有条宋江河》这首诗里讲了宋江河名字的演变过程。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他的文学处女作就发表在当地一份叫作《宋江河》的杂志上。

对于故乡而言,赵思运生于斯,长于斯,即使外出求学和工作,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,可以说作者的根脉在这里。为什么书名叫作《家里有条宋江河》,而不是《故乡有条宋江河》?其实宋江河已经成为故乡的意象,和他家乡的亲人一样血脉相连,须臾不可分割。

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:

一、“宋江河”里流淌着乡愁

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曾提出“恋地情结”的概念,认为它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,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,“恋地情结”构成作者对故乡进行审美书写的内在驱动,演绎出独特的地方审美文化内涵。

在这本诗集里,作者用质朴平实、饱含真情的语言,写故乡的风土人情,写自

己的老爹老娘,写一些人微言轻的小人物,并且郑重其事地为他们作传:如《赵氏传》《孙二华传》《风莲传》《秋香传》等,甚至别出心裁地为一些有时代烙印的旧物作传:如《冰棍儿传》《桔杆传》《水饺传》等。

《新麦》——“新麦刚刚下来/扛起一布袋/就去葛营村的馍店/换馍馍/恰逢一雇馍刚出锅/滚烫的白馍中/弥漫开来一阵新鲜的汁液的味道……”

《老年痴呆的爹卧病在床,弥留之际大声喊》——“床前都是麦子/院子里面都是/月亮真白/眼白天一样/月亮能照到屋/屋里面屋外的麦子/都像金子一样/快起床跟我割麦子……”

《娘又讲了一个1960年代经常做的梦》——“一群金黄的小鸡/七八只毛茸茸的/挤在一起/娘手里拿着的小盆儿/小盆儿/抓得紧紧的/里面盛满了麸子/金黄金黄的……”

《娘又讲了一个1960年代经常做的梦》——“一群金黄的小鸡/七八只毛茸茸的/挤在一起/娘手里拿着的小盆儿/小盆儿/抓得紧紧的/里面盛满了麸子/金黄金黄的……”

《上面这三首诗都提到了“麦子”。在那个年代的北方农村,麦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,甚至近乎神圣的粮食,除了过年过节,人们很难吃到麦子做成的食物。第一首“麦子换馍馍”是当时农村流行的交易方式,新麦做成的馍馍对味蕾是一种强烈的刺激,所以才会有“汁液的味道”;第二首是“麦子换麦子”,这两首诗都玩过,其实这都是画饼充饥、苦中取乐的事情,当然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向往。

诗人在烤粉条时,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中的诗意,“一粒洁白的麦子”“一串芳香的花”,这种审美特质对于一个乡村孩子是难能可贵的,也可以说是点燃了诗人的文学火花。对于童年,对于物质生活的匮乏,赵思运一方面留存着记忆中真实的土壤,一方面又在历史的天空用力扒开一道裂缝,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来,温暖生活,温暖记忆,让智慧之光抵达人性中更深远的维度。

三、字里行间坚守的勇气

闻一多曾说过:“历史与诗应该携手,历史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”,诗“也应该有点儿骨格,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。”由此而言,诗人写诗要有历史感,赵思运也是这样做的。

在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中,他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,追寻着真理的幻光。

《遗言》——“他们一个劲地让我吃/让我吃各种各样的粮食/有荞麦黄豆绿豆红豆/有各种配方/他们让我快快地长/长很多很多肉/明天就要把我送到/屠宰场了/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大草原/我不知道什么叫辽阔与苍茫/作为一头牛/我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过/一棵草……”

《遗言》——“他们一个劲地让我吃/让我吃各种各样的粮食/有荞麦黄豆绿豆红豆/有各种配方/他们让我快快地长/长很多很多肉/明天就要把我送到/屠宰场了/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大草原/我不知道什么叫辽阔与苍茫/作为一头牛/我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过/一棵草……”

《画手》——“记得有篇课文里/不热爱劳动的孔老二/蔑视种菜的劳动人民/我们全班同学/义愤填膺/群起揭批孔老二/我后来当了臭老九/每每想起/躬耕田园的乡亲父老/田园将芜胡不归/便有一种深深的原罪感……”

《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》——“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的年代里/惟有勇气/赤裸裸地走过大街/炫耀触目惊心的伤痕……”

《劳动课》——“记得有篇课文里/不热爱劳动的孔老二/蔑视种菜的劳动人民/我们全班同学/义愤填膺/群起揭批孔老二/我后来当了臭老九/每每想起/躬耕田园的乡亲父老/田园将芜胡不归/便有一种深深的原罪感……”

《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》——“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的年代里/惟有勇气/赤裸裸地走过大街/炫耀触目惊心的伤痕……”

《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》——“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